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

第八回 李半仙燈下說因由 蔣青巖客中遇神騙

詞曰：怪怪與奇奇，美色黃金兩更危。就裏奸謀難逆料，堪悲，指出根由嘆魍魎。到處恐棲遲，不是舟行即馬馳。路上風霜渾不怨，因誰？遙念娉婷望父歸。

右調《南鄉子》

話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及店主人一同來到李半仙門首，守門人傳了名帖，李半仙忙忙出迎，廳上的燈燭，點得雪亮。賓主五人見禮已畢，炤次坐了，那李半仙定睛把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一看，不覺大驚，忙忙立起身來，向他三人從新一揖，道：“老拙不知三位貴人降臨，失敬了。”蔣青巖等三人也忙答禮道：“學生們不過一介書生，生非其時，得保無禍足矣，何敢望貴？”李半仙道：“三位先生休得過謙，老拙這雙眼睛，四十年來從不曾看錯一人，三位先生的尊相，只在這半年之內，都要位列玉堂，名登金馬。”說罷，又向他三人身上細細抹索一回，又驚道：“三位通身仙骨，前世若非神仙，日後定當羽化。蔣先生的喜氣重疊，一年之內，都要效驗，只要謹防拐騙。適聞王店官所雲令岳之事，老拙于今一文不要，一切事都在老拙竭力，只待三位先生得意之時，再當領謝便了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我們三人雖少有纜學，毫無志功名，平白地誰送將功名來。”李半仙道：“三位不去尋功名，那功名自來尋你，你若不做時，不但有禍，兼且損壽。三位先生切莫以老拙之言為謬。”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半信半疑，說道：“既承過許，異日自當圖報，若家岳之事，豈敢白勞？”李半仙道：“老拙雖是俗人，卻是穩穩不移的，三位先生不必多心，令岳之事，內中有個緣故，三位請入內堂，待老拙細講。”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一齊同李半仙走進裏邊一個堂屋內，促膝而坐。李半仙道：“三位先生曉得向年越公府中有個侍兒喚作紅拂的麼？”三人都道不知。李半仙道：“那紅拂生得天姿國色，越公極其所愛，朝夕在越公左右，老拙曾相他不是凡人，不料前日竟私奔了那李藥師去了，這空兒至今無人補得。不知何人說令岳翁有三位小姐，容顏絕世，他故托名兒娶，竟欲自取。後來見令岳不允，心中懷恨，故有今日，老拙悉知始末。連日觀越公的念頭，必不可已，依老拙替三位先生細想，必須是用一個指鹿為馬之計，方能了事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怎生教指鹿為馬，請先生指教。”李半仙道：“三位須作速回本處地方，不惜多金尋一個出色的女子，教他認作小姐，將來送與越公，待老拙在內多方贊嘆，打消他的念頭，那時令岳便可無恙了。”蔣青巖道：“世間別的還多，獨有那出色的女子最是難得的，便尋得有時，也須費了幾時的工夫，萬一楊公等不得，將家岳處治起來，那時怎生是好？”李半仙道：“這卻不難，老拙有一計在此，待老拙明日會見越公之時，無意中露風兒，道令岳昨日差人來找我，說他三個女兒，惟有一個的顏色最好，于今重病在家，待調理好了，情願送來侍奉左右。他聽了此言，自然不肯難為令岳，三位先生但放心前去。”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聞了，一齊拜下道：“學生輩不知先生乃當世豪俠，此恩此德，不但家岳舉家頂戴，即學生輩亦沒齒難忘。”李半仙連忙答禮，當夜盛席相待，蔣青巖三人飲至三更方散。

次日，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絕早起來，一齊去報知華刺史夫婦。華刺史夫婦喜出望外，大家商量一回，留張澄江、顧躍仙在京，早晚排遣計議，單托蔣青巖一人南歸，尋覓絕色女子。蔣青巖毫不推辭，領了華刺史的家書，華刺史又與他八百兩銀子，帶在身邊，說道：“倘有絕色的佳人，賢婿切莫論價，或千金數百金，俱到舍下去取。”蔣青巖領命，次日便起身南發。一路上想道：絕色女子，天也不肯多生，便有也一時難遇，眼下事體甚急，這難題叫我怎生去做纔好。想了一回道：“差矣。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，我既受托而來，況又為著小姐大事，便是上天下地也辭不得辛苦，少不得替他尋一個替身來。我聞得從來的絕色，惟有吳門與維揚還有，我于今先到吳門去尋覓一回，再到維揚，如那兩處俱不可得，再到金陵，及各處求訪。料然必不脫空。”算計已定，一路上風雪奔馳，行了一月有零，已是十月下旬了。

到了蘇州，蔣青巖分付船家將船搖到虎丘寺前，到寺內看了下處，安置了行李。這日天色已晚，不便就進城去尋媒婆，只得且住下。吃了茶飯，著院子看了行李，喚伴雲相隨，到千人石上及生公講堂前隨喜了一回，又到回廊下來瞻眺，只見暮煙如海，落水吟風，那閨門內外，燈火連綿，好一片夜景。再回頭時，見一彎新月早掛峰頂。蔣青巖不覺動了客中之感，又念著柔玉小姐，信口做了一首詞兒，道：

峰頭月，暮煙如海溪光白，溪光白，寒鴉古水，雁聲悲切。止因有小人難撇，驅馳不避風和雪。風和雪，幾時倚倚，共成溫熱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蔣青巖做了這首詞兒，自己吟詠了幾遍，轉到大雄寶殿上來隨喜。見那殿上擺得香花燈燭，齊齊楚楚，四壁滿掛佛像，梁上繡縹緞一二十，眾禪僧在那裏打點開經，見蔣青巖進殿，大家都來問訊。蔣青巖問道：“寶刹做甚麼法事？”那眾和尚答道：“正是。明日十日，是城內陸學士的夫人七十大壽，他三位公子在敝寺做三旦夕報恩延行水陸道場，故此今夜開經，明日這寺內甚是鬧熱好看，居士早些來隨喜。”蔣青巖聽了，也不在意，竟別了眾和尚，回到寓所，當夜不題。

次日未及五鼓，便聽得人聲嘈雜，殿上鐘鼓齊鳴，吵得蔣青巖不能安枕。沒奈何，在枕上支吾了半夜。將及天明，便起來梳洗，院子收拾早茶來吃了。蔣青巖也無心去看道場，著伴雲守下處，自己帶了院子，從人空裏擠出門，叫了一隻小船，望閨門而來。到了城中，也去拜了幾個相知，又去托了幾個媒婆，混了半日，方纔回來。

卻說那些媒婆，當下就悄悄向院子問了蔣青巖的腳色，聽得是司馬的公子，心中都想要賺一個大包兒，便各人爭先去訪問。卻早有許多小人知道了。到第二日就有來請蔣青巖去相的，蔣青巖也不怕煩瑣，聽說便去看看，其人都甚中平。第三日是陸學士家道場圓滿之日，這虎丘寺中人山人海，男女混雜，都來隨喜燒香，其中也有大家的宅眷。蔣青巖坐在房中，聽得伴雲和院子在廚房中說道：“那一個女眷年少，生得標致；那一個婢子，生得風騷；那一個粧扮得齊整；那一個的腳有一尺來長。”蔣青巖聽得不覺心動，走出房來，也不到大殿上去，卻立在金剛殿門首臺坡上，看那來來往往的男女。不料那些男女們見蔣青巖生得風流年少，人人反要看蔣青巖幾眼。過了半晌，絕不見一個好婦人。蔣青巖正看得沒興，只見一個帶孝的老婦人，領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，身穿稿素，從殿上走出來，那女子果然生得嫵娜。怎見得，有詞為證：

艷質偏宜縞素，天資不屬鉛筆。纔被短髮學堆鴉，兩道春山如畫。對眾深懷靦腆，何人使近喧嘩。娉婷娉婷一嬌娃，料得芳年二八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蔣青巖看了，甚覺動心，便隨著那女子走下臺坡來。只聽得後面有人低低道：“原來就是他的女兒，果然生得好，便是數百金也值。”蔣青巖聽得，正打著自己的心事，忙轉過頭來，往後一看，只見有兩個已老學少、似文寔俗的人，一個頭戴二寸高的方巾，直貼著頭皮；一個頭戴五尺長的披巾，真蓋著眉毛和鼻子，都穿的是水田直襪。蔣青巖便住了，有意要向那兩人問那女子的根底。那兩人也便立住不動，看著蔣青巖拱手道：“蔣先生像是看動了火了，何不娶他回去做個寵夫人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學生與二位素未識荆，何以得知賤姓？”那兩人道：“蔣司馬的公子，何人不知！”蔣青巖道：“請問二位貴姓尊表？”那戴方巾的道：“小弟賤姓脫，小字太虛。”戴披巾的道：“小弟賤姓邦，小字子玄。小弟二人正要到尊翁奉拜，因賤名在小價身邊，小價一時走散，不意到先與先生相遇于此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既忝神交，何須用束，便同到小寓一談何妨。”脫太虛聞言，看看邦子玄道：“久聞蔣先生為人四海，果然名不虛傳。我兩人竟同到蔣先生尊寓認認，也好時常去領教。”邦子玄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三人竟攜了手，同蔣青巖到寓中，蔣青巖與他二人從新施禮，賓主三人坐下。蔣青巖問道：“適纔同見的那女子，果然有幾分姿色，聽得二位在背後的說話，像是曉得他的根底，不知肯見教否？”脫太虛道：“那女子是敝府第一人，他父親姓馬，與小弟們相知，也是個妙人，琴棋書畫皆能，止生這一

女，見此女人品出色，資性聰明，便把自己所能的事都教與他。這馬朋友不幸去春沒了，此女與寡母相依度日，尚未許人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可知他要嫁何等之人？”邦子玄道：“那樣聰明絕色的女子，自然要嫁個風流儒雅的男人。只他母親不是親母，有些可笑，也不管做大做小，是村是俗，他只要五百兩銀子，一邊對銀，一邊上轎，所以一時沒得這樣大老官。”蔣青巖聞言，心中暗喜，便向脫、邦二人道：“他若果肯與人作小時，學生此來，特為此事，敢求二位作伐，倘得成就，自當重謝。”脫、邦二人道：“此事不難，那女子若見了先生這樣風流人品，料應歡喜，只是五百兩銀子，卻少不得他的。”蔣青巖道：“他若允時，便依他的數目也使得。”脫、邦二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二人即刻就去與他講，明早便有回音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如此極感，千萬明早與學生一信。”脫、邦二人齊聲應諾，告別而去。蔣青巖坐在寓中想道：“這兩人是蘇州的老白相，單替人管這些閑事的，料不是無影之談；且那女子雖不及柔玉小姐，卻也看得過了，若得成就，也不負我這番奔走。”當日不題。

次日飯後，果然脫太虛、邦子玄二人吃得醉醺醺的來了，蔣青巖忙忙接住問道：“那事可有些妥局麼？”脫、邦二人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一說便妥了，明日便可行事，蔣先生可將五百之數備辦停當，銀色要高，小弟二人明日早飯後同在三塘右首浪船上奉候，先生帶了銀子，一齊到禹家成事，如何？”蔣青巖聞言甚喜，分付院子去買酒餚，留他二人飲酒，他二人也不推辭，豪餐痛飲一回，方纔起身。蔣青巖關上房門，去查點身邊那銀子，共存七百五十兩，當下將兩個皮拜盒盛了五百兩，又將一個紅封封了二十兩，打點停當。次日飯後，叫了一隻小船，著伴雲和院子各捧了一個拜盒，一同上船，到三塘上來，找那脫太虛的浪船。正找尋間，只見脫太虛早已站在一隻船頭上相迎。蔣青巖同進艙內，那艙內滿滿坐了一二十個人，脫太虛遂叫蔣家院子和伴雲將拜盒安在旁邊一張桌上，那些人個個恭恭敬敬，都來向蔣青巖見禮，每人作下揖去，口中便有許多久仰思慕，說個不了。剛剛這個作完了，那個又上，蔣青巖不起頭，作了二十多個揖，足足有兩個多時辰，然後安坐。只聽得院子與伴雲也在前艙同幾個小廝謙遜倡偈哩。蔣青巖正要開口，那脫太虛便說道：“昨約先生今日來成事，不料那女子又有一個母舅在內大吵，不肯將甥女速嫁，正要來奉復，恰好先生到了。”蔣青巖道：“他母舅既然不肯，學生也不好強他。”邦子玄道：“正是。先生且將白物帶回，待小弟們再去求他，若得他母舅肯了，即來報命。”蔣青巖聞言，仍舊教院子和伴雲捧了拜盒，快快而歸。

過了兩三日不見一個回信，蔣青巖也只是那女子的母舅不肯，也便丟下了。又過了兩日，一起媒婆來說有個女子，要請蔣青巖去看。蔣青巖留眾媒婆吃茶，眾媒婆問道：“連日可曾看幾家麼？”蔣青巖即便將前日脫太虛、邦子玄說那馬家女子的一節事，與眾媒婆說，眾媒婆驚道：“相公，你遇了騙子了！我們這城內那有甚馬家女子，那脫太虛和邦子玄都是兩個大騙子的綽號，這兩人單在城外夥同地棍拐騙來往的公子客商，他的騙法鬼神莫測，本地方官要拿他之時，他不是一溜，便是用錢買囑，因此再不得除害。蔣相公，你可曾有銀子落他的手，過他的眼麼？”蔣青巖聽了這篇話，心下大驚，說道：“原來他兩人是騙子，我到不曾留心。幸得我前日的五百兩銀子，只拿到他說話的船上，放了一會，還不曾過他的手。”眾媒婆道：“不好了，中他的計了！相公你回來，可曾打開銀子看看？”蔣青巖道：“不曾開看。”眾媒婆道：“蔣相公，你快去打開看看，只怕已被他脫騙去了。”蔣青巖忙去開了拜盒看時，不覺失聲道：“呀！好怪事，怎生卻是兩拜盒鵝卵石了。”眾媒婆聽了道：“如何？已被他脫騙去了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奇哉，奇哉！銀子事小，我只不信那騙子是個甚麼法兒，便會抵換得去。我前日的拜盒放在桌子上，並不曾轉身，不過只作得幾個揖，那兩個騙子又不曾近我的拜盒，怎得到手，此事真叫我解不出。”眾媒婆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前日同相公作揖，可有許多人麼？”蔣青巖道：“正是。”眾媒婆道：“可是那些人同相公作揖之時，一個未完，一個又上，口中嘮嘮叨叨，一個揖作到地下，半時不肯起來麼？”蔣青巖道：“你說得不差。”眾媒婆道：“相公，你作揖之時便著了他的手了，那叫個地皮遮眼之計，只怕那時連盛管家也被他弄到一邊作揖倡偈哩。”蔣青巖不覺笑道：“你一發說著了，這蘇州的人心怎生這般奸險？于今料無追尋之處，且去看你們說的這個女子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

卻說那院子和伴雲在旁聽了這一響，又見銀子被人騙去了，兩人氣得眼睛睜得燈盞般大。院子道：“相公，難道白燒燬的五百兩銀子，被人拐去就罷了？我小人從少跟隨老爺，那一樣事體沒有見過，只有我們騙人，何嘗被人騙我。于今這兩個騙子，他既在這蘇州做這把道兒，料不遠行，待小人去訪一訪，若拿住他時，也替後來人除了一個大害。”蔣青巖道：“這蘇州的地方廣大，你一個人到那裏去緝訪？料那五百兩銀子，也坑我不了，我于今便鳴之官府拿那騙子，也非難事，但事不可緩，且丟下干正經要緊。”院子道：“相公雖然量大，小人卻氣他不過，待小人到城裏城外去緝訪，伴雲跟了相公去相親。”蔣青巖道：“這也使得，只不可胡亂賴人。”院子領命，磨拳擦掌去了。眾媒婆也催了蔣青巖同去看女子，伴雲導轎，出門半日，相了幾家，都不中意。回到寓中，分付伴雲將兩個拜盒的石頭到了，自己在房中悶坐。想道：“我前日帶來的銀子所餘不多，眼下便有看得中意的，也沒有銀子買他。我臨出京之時，岳父曾向我說，若要銀子用時，可到山中去取。我于今須急急到山中去，一則送家信與三位小姐，二則取些銀子，再往維揚，帶去尋覓佳人。”

不說蔣青巖在寓中悶坐，躊躇算計。且說那院子自早間離了虎丘，到城內城外，放眼并耳，細心緝訪那兩個騙子，走得肚中飢了，到一個飯店內吃飯。那店官聽得這院子的聲音不是本地，因問道：“客人從那裏來的？”院子道：“我們是建康人，住在荊州，前日從京中回來，從此經過，被你這邊的騙子騙了許多銀子去了，于今只得城內來緝訪。”店官道：“我這敝地的騙子最好，既被他騙去，你一個外路的人，往那裏去緝訪得著？”院子道：“不難，不難。那騙子的姓名我都知道，我四處去問也要問著他。”店官道：“那騙子叫甚名字？”院子道：“一個叫做脫太虛，一個叫做邦子玄。”那店官聞言，把舌頭一伸道：“呀！這兩人是著名的神騙，他此時也不知往那裏去了，客人到不如回去吧。”院子只是搖頭，將飯吃完，到櫃上會鈔，向腰間取出一個銀袱，銀袱內約有十餘兩散碎銀子，平了飯錢，走出店門。只見旁邊立著一個人，頭戴破氈帽，身穿衲襖，腳踏草鞋。望著院子悄悄說道：“大叔可是要緝拿那脫太虛和邦子玄的麼？”院子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你敢是知道那騙子在那裏麼？”那人道：“我聞得那兩個騙子在一個所在，只是那騙子人難尋，你肯謝我幾兩銀子，我纔同去。”院子道：“這個自然，若拿住了那騙子之時，便加一謝你。”那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可待我去吃些飯來同去。”這院子那裏肯放他脫身，忙忙扯住道：“不要去，我買飯奉請便了。”那人也不推辭，便同院子到一個葷飯店中，盡量吃了一飽，一同起身，這院子跟了那人轉彎抹角，不知往那裏去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